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青春之歌

QINGCHUNZHIGE

杨沫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青春之歌

QINGCHUNZHIGE

杨沫◎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春之歌/杨沫著;连娜等改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9. 5

(红色经典励志中国)

ISBN 978 - 7 - 5387 - 2641 - 1

I. 青... II. ①杨... ②... 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缩写本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9592 号

青春之歌

作 者	杨 沫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赵 岩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0431 - 8601295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80 千字
印 张	5. 2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这家
人家只有祖父和孙女两个。祖父老了，成天病在炕上，
孙女秀妮就打柴、种地养活着祖父和自己。

秀妮是个又漂亮、又结实、又能干的姑娘。在她二
十一岁的那年冬天，厄运来了。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
林伯唐亲自下乡来收租的时候，看上了秀妮，要讨她当
姨太太。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已经讨过好几房姨太
太，但是他既然看上了秀妮，绝不会放手。秀妮哭过，
寻死过，咬过林伯唐的手指头，但是这一切抵抗全无济
于事，最后成了大地主林伯唐的姨太太。

两个月后，秀妮怀了孕，林伯唐把她带回北平的公
馆里来。老祖父就在秀妮离开村子的那天夜里，一个人
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跳到了村旁的白河川里。

秀妮到了北平的林公馆里，聪明、伶俐的姑娘变成
了痴痴呆呆的傻子。成天一句话也不说，除了吃饭、做

活，就两眼直勾勾地冲着墙发呆。大太太徐凤英看在秀妮有孕的分上，开始对她还不错，因为徐凤英自己生过几个孩子，一个也没活，所以就希望秀妮替林家生个孩子。

秀妮生下孩子后，精神好了一些，她把全部的希望和爱寄托在孩子身上，使她暂时忘掉了刻骨的伤痛，忘掉了耻辱的生活，给她以生活下来的勇气。

可是有一天，徐凤英喊来了秀妮，先把孩子接抱在手里，然后脸色大变，对秀妮说：“孩子是我家老爷的，我要留下她！你这不要脸的穷女人，现在就给我滚！”

秀妮惊呆了，接着大哭着，撞着头，拼命要夺回她的孩子。孩子在徐凤英手里张着小手，哭着要妈。

秀妮却被几个如狼似虎的听差推搡着架上了停在大门外的汽车。

秀妮的孩子，林伯唐替她起名叫林道静。开始林伯唐夫妇还很喜欢她，后来当她三岁时，徐凤英自己也养了个儿子之后，小道静的厄运就来了。不断挨打，夜晚她和佣人睡在一起；没有事，徐凤英不叫她进屋，她就成天在街上和捡煤渣的小孩一起玩。

家里所有的人里面，只有一个年老的佣人王妈关心她、心疼她，常常偷着照顾她。

道静高小毕业考上了北平西郊的南山女子中学之后，母亲对她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好转。因为这时她已经长成了一个颀长、俊美的少女。她的脸庞是椭圆的、白皙的，晶莹得好像透明的玉石。眉毛很长、很黑，浓秀地渗入了鬓角，而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忧郁的嫣然动人的眼睛。她从小不爱讲话，不爱笑，孤独，不爱理人。可是徐凤英并不注意这些，她注意的是这女孩子的相貌的变化，和如何使她具有一定的学历，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妇女要嫁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所必备的条件。

一九三一年，林道静读到离高中毕业只有两个多月了。一天下午，她从北平的家里回到学校后，神情惨淡地坐在课堂的位子上，半天功夫一动也不动。好些同学都奇怪地看着她。

“林道静！你母亲叫你回北平什么事呀？怎么一回来变成这样啦？”

“家里破产啦——我父亲因为地权的事打了官司，闹得身败名裂，就把口外的地一股脑儿瞒着母亲全卖光，带着姨太太偷跑掉了。现在我成了我妈唯一的财产……”

“什么？怎么你是财产？你也不是钱呀！”

“我妈想叫我当摇钱树。她叫我回去，就为了叫我嫁个阔佬，她好依旧享福。我不答应，和她决裂了。”

放暑假的时候，她不得不怀着渺茫的希望和沉重的心情准备回家去。她知道如果母亲不能回心转意，她就不能再读书了。

可是当她下了车，走进母亲的房门，情形却出乎她的意料。母亲正和客人打着牌，见她回来了，亲热地拉着她的手，笑吟吟地说：“这位是胡局长，”她指着一个坐在上首的黄瘦的穿西服男子给道静介绍，“这就是小女道静。”母亲眯起肿眼向那黄瘦的男子恭顺地又像夸耀地一笑时，道静心里突然感到了不自在，于是她赶快扭转身子走到里屋去。

半个多月过去了。母亲好像分外高兴，带道静到店里买了一件白洋纱长衫、一双白帆布鞋。晚上，又替道静烧了她最爱吃的菜。母亲对她说：“亲女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常来咱家的那位胡局长，看上了你，喜欢你的才貌。局长从来没有结过婚，人不过三十多岁，可是个有财有势的阔人呢。”

道静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猛地甩掉母亲的手，发着沉闷的哭声：“妈，您别总打我的主意行不行——我宁可死了，也不能做他们那些军阀官僚的玩物！您死了这条心吧！”

母亲勃然大怒了。“狗娘养的贱货！你还自以为是金枝玉叶的小姐吗？住山洞的穷婆娘，能养出什么好东

西！要真不知好歹，老娘卖了你也要卖出这些年的饭钱来！”

道静好像泥胎一般呆在地上，她的心燃烧着，撕裂着。

后半夜，她悄悄走到王妈屋里，紧抱着王妈的瘦胳膊：“王妈妈，请你告诉我，我亲妈妈倒是个什么人？她是怎么死的？”

“孩子，”还没出声，王妈也哽咽住了，“你还记着你小时候我给你讲的那个砍柴姑娘的事？那，那就是你那亲妈呀！”

秀妮被当做礼物送到林伯唐的一个朋友家里。可是秀妮疯狂地冲出了那个朋友家的大门，跑到林家来要孩子。林公馆门禁森严，进去不得，她不吃不喝，成日成夜来来回回地转。一边转着，一边悲惨地号叫：“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林伯唐就命人把急疯了 的秀妮送回了白河川旁的山村，当天夜晚，她就纵身跳到白河里。

道静哭着，第一次这么痛心地哭。过了一会儿，道静跳起来说：“我再也不怕他们了……我要离开这个家！”

2

林道静离开家并没有回学校。回学校有什么用呢，她发誓要永远离开这个可恨的家庭，永远不再登这个罪恶的大门。

于是她先到她要好的朋友、小学时的同学王晓燕家里住了三天，然后就到了北戴河来找表哥张文清。当她迢迢千里地找了他们的学校，却扑了空。他们哪儿去了呢？

“我为什么不去找学校校长打听一下？”

“前两天他们夫妇才辞职另有高就，听说是去了东北……投亲不遇，这是常有的事，您还没有歇息的地方吧？不要紧，今晚权且在敝村住一晚，我们可以代张先生尽尽地主之谊。”校长说。

道静愣在那里，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您贵姓？——姓林，林先生，请不必客气，既然远道访亲，他们不在，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和文清有同仁之谊，可以谈谈。一定要尽力帮忙。拙号余敬唐，就是本村人。”

“我来找表哥是为……为的找职业。不知您学校里

还缺教员吗？”

“这好说，好说。今晚，您就在舍下休息一晚，职业的事，明天商量。”

林道静庆幸自己遇见了好人，也欣喜自己渴望的职业有了着落。这一夜，在陌生的古庙里，道静睡得很香甜。静静的海浪，聒耳的蝉声，全在她的梦里幻成了美妙的音乐。

一天傍晚，她正对着汹涌澎湃的晚潮呆望着的时候，一个声音把她从迷惘的梦境中唤醒来：“该回去吃饭了，老高头等着你呢。”

道静扭头一看，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含着微笑站在她身边。这个人她常看见，在海滩上，常见他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蹒跚，可是他们谁也没跟谁说过话。

“回去吃饭吧，留神把身体饿坏了。”青年和悦的声音好像对熟朋友说话一样，又说了一遍。他留着短分头，穿着黄色咔叽布学生制服，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和智慧。这样的人在农村里是少见的，道静不由得对他注意起来。

可是，她只看了他一眼，说了句“谢谢！”便转身跑走了。

大雨倾盆般落了下来。道静一口气跑到学校里，在帝庙旁边的角门里避雨。东屋里灯光明亮，麻将牌声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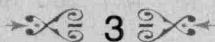
噼啪啪。忽然听见屋里有男人的笑声：“喂，老余，你总把那小家伙留在这儿是个啥意思呀？不怕嫂子吃醋吗？”

“我对你们说实话吧，咱鲍县长早就托我物色个标致女学生，所以，我把她挽留下来……”

道静在大雨中跑回她的住屋。屋里黑漆漆，她穿着湿透的单衣，像受了重伤，蜷伏在板床上。许久许久，她不动、不响，而且什么也不想。

渐渐，她清醒一些，开始思索半个月以来的遭遇。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冷酷、残暴？她竭尽了全部勇气刚刚逃出了那个要扼杀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笼，想不到接着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大血口要吞食她的社会。一切有为的青年，不甘心堕落的青年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天地如此之大，难道竟连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的立锥之地都没有？她跳起身来，狂奔着跑出了屋外。

黑得像墨水一样的海水卷着巨浪是可怕的，但是在林道静眼里，这黑暗的社会更可怕。就这样她跑到了海边，丝毫没有顾惜地纵身扑向了怪啸着的狂涛巨浪。



当她正要纵身扑向大海时，一双温暖的臂膀抱住了

她。

一个低低的声音响在她的耳边：“别……别这样！……想……想办法。”

她扭头看了看她旁边的人——黑瘦的脸，焦灼的闪着亮光的眼睛，那不是常在海边逡巡的青年吗？

他们一同回到道静住的偏殿里，他自我介绍说：“我叫余永泽，就是这村子的人。余敬唐是我堂兄。我在北大上学。林……今天真太危险了……”

道静不好意思地看了余永泽一眼，低低地说：“谢谢你，不然……可是活着也没意思……”

余永泽说：“可以告诉我么？你有什么痛苦的事？如果我能够帮助你的话，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年轻的林道静把自己的身世、遭遇完全告诉了余永泽。“至于今后怎么办好，我们再商量。下午，到海边谈谈去好吗？我知道你爱海。”余永泽关切地说。

傍晚，林道静和余永泽坐在靠近海水的一小块平坦的地方交谈着。“林……希望你能够相信我。我们虽然萍水相逢，可是我觉得你是个了不起的、有意志的姑娘，所以从心底里……我的同情和钦佩使我忘掉一切地关心你……我要求你留在这儿不要到别处去了，用我的人格担保绝不会有人敢再欺侮你。余敬唐已经答应你在这儿教书。三年级的级任你一定能做得绰绰有余。啊，

可以吧?”

“谢谢你，我知道。为了保持人的尊严，我不愿马马虎虎地活在世上……”

他们找到了谈话的题目，余永泽谈起了文学艺术，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林道静像着迷似的听着。

几天之后，杨庄的小学校就要开学了，道静也送余永泽到北平去上学了。

道静在杨庄当起小学教员来了。

突然，晴天一声霹雳，惊醒了麻木的乡村，也惊醒了林道静麻木、衰颓的心。

一九三一年的九月二十四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午后，工友拿着报纸一见到静就喊道：“林先生，糟啦！日本人占了东三省！”

道静吃惊地一把抢过报纸来。果然，赫然大字载着日军占领沈阳和东北各地的消息。她读着，读着，最后她捏住报纸跌坐在凳子上。

“林先生，啥消息呀？国家大事怎样啦？”本村教员李芝庭问。

道静站起身把报纸递给李芝庭。她清澈的眼睛变红了。

李芝庭把头条消息看过几行，摇头叹气道：“不

好！不好！咱中国岂不眼看就要亡国了吗？唉，亡国！亡国！”

“李先生，您别这样说好不好？听着叫人怪难过的！”平日很少讲话的林道静这时打断李芝庭的话，含着眼泪说：“我想中国怎么也不会亡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能叫它亡吗……”

道静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高个青年迈着沉稳的步子走进门来。他站在门边随便向道静点点头微微一笑：“您说得很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是这儿的教员吗？”

李芝庭笑着说：“这是我内弟卢嘉川，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我岳母病了，他回家探母顺便来看他姐姐。这位是林道静先生，本村教员，她也是北平的学生。”

仿佛这青年身上带着一股魅力，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人吸在他身边。果然，道静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她仿佛问熟朋友似的问他：“您从哪儿来？您知道日本占了东三省，中国倒是打不打呀？”

他严肃地问她：“您认为中国自己要是不用武装斗争能够战胜日本吗？”

“我不知道！”想了想，道静率直地回答，并且惭愧地红了脸。

“国事如此，咱们谁也不能袖手旁观啊！爱国不一定都拿枪打仗。进行宣传，唤起人心——像你们对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这也是拿起了武器。”

道静也没有答话。可是她心里承认了这个陌生青年说得对，短短十多分钟的谈话，可是他好像使道静顿开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

从此，道静经常给孩子们讲爱国故事，像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的故事，外国的《二渔夫》《最后一课》等故事。孩子们爱听，她也爱讲。她和学生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她自己空虚的心灵也似乎充实起来了。

可是有一天却又发生了一场风波。

余敬唐走到教员休息室来，先对四个教员环视一周，然后看着林道静说：“我听说咱学堂里可有宣传抗日的啦！林先生年轻，您可得注意呀！什么‘二渔夫’‘三渔夫’的，您跟学生们讲那干啥？要叫外边说咱学堂里有赤党分子煽动宣传——那，那连我余敬唐的脑袋瓜可也要跟着长不住啦！”

别的教员还是默默无言。林道静沉默了一下，突然用愤怒的眼睛狠狠地盯着余敬唐，说：“余校长，您的脑袋瓜长住长不住，与我毫不相干！国家这样危急，我是中国人，怎么连个宣传抗日的自由都没有？宣传抗日就是赤党，这是谁定的法律？”

别的教员惊呆了。平常那么腼腆、不多说话的女教员竟敢这么大胆地顶撞校长，这可是件少见的事！

林道静受不了余敬唐的啰唆，还没等到放寒假，就像她从北平逃来北戴河一样，她从北戴河逃回了北平。

❧ 4 ❧

林道静先去投奔她的好朋友王晓燕。王晓燕和道静同岁，沉静、善良，父亲王鸿宾是北大历史系教授，母亲是家庭知识妇女。

一见王晓燕，道静拉着她的双手许久说不出话来。晓燕看见她的朋友在寒冷的冬天，只穿着一件薄薄的黑布棉袍，而且上面沾满了灰尘和油迹，充满风尘、劳碌的疲惫神色，使她好像不认识林道静似的，看了她许久。晓燕同情地望着她，说：“你别总是难过。就住在我家，叫爸爸帮你想办法。”

几个星期过去了，林道静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晚上，道静去找余永泽。她向余永泽述说求职的遭遇。余永泽注意地听着，严肃地注视着林道静，说：“静，咱们的关系使我不能再缄默。你这样任性地乱撞下去是很危险的。这个社会别说是你，就是比你能耐

大、阅历多的男子，哪个不碰得头破血流？你真像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东闯西闯。但是，这有什么用？理想是理想，事实又是事实。我相信你不久就会撞得精疲力竭的。听我的话，咱们搬到一块儿吧！我爱你，永远永远地爱你。”

于是在余永泽的眼泪和拥抱中，她答应了他的要求，决定和他搬到一起去。

新的生活开始了。

冬天，快过阴历年的时候，一个风雪满天的星期日，余永泽从外面抱回了许多好吃的东西——有便宜坊的烤鸭，有天福号的酱肉，还有非常精致的点心和一瓶白兰地酒。道静接过这些东西，奇怪地问：“你买这些干什么呀？”

余永泽在道静的脸上吧地亲了一下，高兴地说：“今天请个贵人来吃点喝点。来，咱们快收拾收拾屋子和这些东西。”

两个人刚把吃的东西摆好，把屋子收拾干净，就听外面有人喊道：“有一位杨庄的余少爷住在这儿么？”

道静赶快把门打开。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衰老的老头站在屋门外。他一边扑打着身上的雪花和尘土，一边哆哆嗦嗦地问道静：“您、您……余少爷是住在这儿吧？”